

马跃新征程 聚力同行



年味儿

葛东兴

年，大概是早就没味了的。没了儿时的盼，没了久别的念，年，还能有多少味儿呢？

年前，人们照例早早地装点起了年。但无非是增加几处灯饰，把建筑和街道装点出喜庆的样子，视觉上似乎多了些祥和的味道，而感觉上，日子还是如往常一样的平淡。

也许，乡村的年味要比城里浓一些吧。因了这样的心思，在过年回家的途中，我便多了一些期待和憧憬。回到家里，母亲看到许久未见的儿子，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弟弟正和侄儿忙着贴福字儿，贴春联。二哥一个人在那里费力又慢吞吞地铲除院里的冰雪，甚至动用了斧头。等他们收拾停当，小院便如同梳罢晚妆的新娘，多了些纯净妩媚。

看着这情形，我便想起小时候的年。年初一，人还在梦里睡得香，却被大人们一一叫醒。一身新装摆在枕边，穿上去，只觉着人也新了起来，哪会觉得是大了一岁。起了床，睡眼还惺忪，手里捧着一把香，一支一支四处插，屋里壁龛上的香炉里、屋外供桌上的香炉里、大门口，甚至水井边，都要插上。待供品摆上了桌，这边一家人开始祭拜，烧一把黄纸，那边早燃起了鞭炮，再放几个二踢脚，心里还默默地许个愿，希望这一年会更好。村庄里各处也早传来满天的轰响，一声声，一串串，一片片，整个村庄都沸腾了。吃罢早饭，讨了压岁钱，便三五成行，走街串户去拜年。大街小巷流动着花衣裳，人们的脸上都透着精神，带着喜气。小孩子们挣脱大人的手，人前人后地跑着，不时甩出一只鞭炮，惊起一场笑。太阳明晃晃地照着，阳光和世界都是新的。这便是从前的年了。

如今呢？下午，吃过饭，和妻两个人便只能在家闷着，家家都忙着，无处可去，真是百无聊赖。晚饭后等春晚，又一点也没有从前急迫的心情。而从前时候，我们是连晚会的序幕都要仔仔细细地看的，一秒都不想错过。瞅了几眼，已渐渐没了

兴致。待子夜时分，被窗外连天响起的爆竹声吵醒，也懒得去放。难道是真的老了？大年初一，去同学家拜年。纵横交错的巷子里少了从前川流不息的人影，好像村庄只是一个空壳子罢了。只有人家门前挂起的红灯笼，摇曳出一种吉祥喜庆的味道。在巷子里穿梭，总是刻意闪过那些高大的新房，而专门拣从前的巷子走，好像那里面还藏着许多旧日的时光昨日的记忆，好像还能看到那个点着花火一边跑边叫的孩子。而这些时光和记忆也已变得很稀薄，新的时光一年年驱逐和覆盖了它们。依稀残存的旧院、老墙，像风烛残年的老人，无人问津，只固执地站立在风里，怀想昔日的风光。下午，我一个人寂寂走到村口，沿着村前的小路径直走了出去。闲闲走着，回想着从前的热闹，不觉已走出很远。不知从何时起，村庄里亲切的事物居然成了田野。那些崭新的陌生的面孔，连他们父亲的名字我也忘记了。田野空寂，小路绵长，但似乎有谁在耳边，轻轻说着过去。闲待了两天，等告别母亲返程时，感觉多少有些失落，乡村的年味竟也淡了吗？从前，这红火热闹的劲儿非要持续到元宵节后才会慢慢消散的。回到居住的城市，街旁已摆出高大喜庆的花灯。街道上人流如织，倒感受到些许年味儿。或许，淡了的并不是年味儿，而是我们的心境。少了参与感，仪式感，年，便简单地像个假期一样。年味儿是在左挑右选拿回一张年画时才有的，是在爬上爬下贴对联时才有的，是在灰头土脸扫净屋子时才有的，是在穿上新衣新裤等着要压岁钱时才有的，是在一家人热热闹闹吃年夜饭时才有的，是到了姥姥家门外大喊着“姥姥，我来了”时才有的。现在的孩

春至马头门

张亮

冻土在掘进面翻身。
立春的风掠过汾西，
冰棱在马头门折出，
两截锃亮的钢轨。

我猫腰打线，
掌子面的岩层正缓缓松动，
将亿万年积攒的温热，
化作向前的进尺。

风钻轰鸣，
把地心深藏的乌金，
兑现成开拓巷道的月进尺。
锚杆支护顶板，
每道扭矩都是，
节气与煤海签收的进度。

看，汾西研石山向阳坡，
苔藓正一寸寸收复失地，
而千米深处，
巷道定位仪轻响，
一行新鲜的坐标。
那是春天，
在八百米深处，
敲下的，
第一号开工令。

作者单位 工程建设公司

晋柳恭贺新春

子依然
有他们
对年的记
忆。但，日
子如此雷同，
年除了告诉人们
又长大了一岁，不知
还有什么能够让人更
多地惦记。

时光真如一条大河，汹涌而来，滔滔而去，它自顾来去，不管带来的是欢喜还是悲忧，不管带走的是悲忧还是欢喜，它浩荡而无声，不肯作片刻的停留，只是滚滚向前，不管你心里装满回忆还是充满憧憬。而，无论时光是多么地无情，在这年节里，我们依然可以种植一些梦想，好让它在岁月的深处开出满树繁花。

作者单位 贺西煤矿